

石 定

公路从门前过

• 贵州人民出版社 •

石 定

公 路 从 门 前 过

责任编辑 龙国义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薛楠

公路从门前过

石 定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46千字 2插图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300

书号: 10115·608 定价: 1.10 元

序

文 蒙

石定要我为他的这部小说集写序，我颇觉为难，认为这照例是名家来做的。但他执意要我写，理由之一是：我们彼此间比较了解，便于实事求是地说一点关于作品和作者的话。这样我就不便再推诿了，想到这确是我应该做的事。

我们的确是比较了解的，虽然他比我小十几岁，但我们的交往却已经有十余年。

十年前《山花》要复刊，当时担任编辑的伍略同志知我喜爱书法，要我为一篇题名《清溪河上》的小说写标题。他告诉我，这篇小说的作者叫石定，是我的老乡（黔北正安县人）。于是，我高兴地读了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的作品。小说中写的那条河，原是我熟悉的，作品又将我带到了它的身边。记得儿时曾经翻腾嬉戏于其波中浪里，徜徉于河畔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，如今闭目沉思，心中格外激动。我想把标题字写得好一些，使其对得起这位唤起了

我的乡情的作者。可是越想写好越写得不好，终于没有令人满意。我边写边想，石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也同样出于乡情，我暗暗祝愿：希望他是个严肃认真、有志于在文学途中艰苦跋涉的登山者，而不是那种易于满足、甚至逢场作戏的匆匆过客。

那年冬季，我有机会回到故乡，便迫不及待地要见见这位老乡。我们见面了，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见面。

他，清秀的面容，文静的举止，浅浅的、真诚的微笑，简短、朴实的言词；从外表看，似乎太单薄了一点，性格又仿佛过于内向。是坎坷的经历在这个青年身上留下了深重的痕迹么？是过多的对生活、对人生、对文学的思索使他俊秀的眉宇常常紧蹙么？……我们越谈越倾心，越谈越投契。原来，他并不总是那么含蓄内向；当他谈起他所熟悉的那片乡土，谈起那些使他为之动情的人们时，他也滔滔不绝，眉飞色舞，热情洋溢，同时也勇于抨击时弊，善于讽刺幽默。

我很快就体察到，他身上具有我们家乡人所崇尚的一些素质和品格：诚恳、厚道、淳朴、谦逊，当然也不乏机智、果敢与诙谐。我们的心很快就靠近了，交谈也更加深入……。此后的十多年里，我作为小说编辑，他作为作者，在省作协和《山花》编辑部组织的一些创作活动中，我们每年大约总有一两个月的聚会，一见面便有叙谈不完的话。

石定熟悉我们的那片乡土。他最爱谈的，我最爱听的，是他长期接触交往，深入进行过了解，并为之深深感动的那些人物，他们大都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。他爱他（她）们，他把那么多的情倾注在他们身上，以至禁不住要向人倾诉。于是这些人物，便陆续进入了他的作品——想坐汽车去外面长长见识，结果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唐得胜（《人世的烟尘》）；由于家庭的不幸而把姓名埋葬了九个春秋的流浪瓦工谢晓东（《归去》）；为了熬过艰难的日子，冒着严寒下河去给人捞皮包的华子（《凌冻》）；腰间吊一只牛角号，从乡下走进县城机关上班的阉猪匠牛长发（《弯弯的水牛角》）；身在空门心眷红尘的僧广林和乐观诙谐、宁愿吃亏赔钱也要吹壳子的丙二爷（《苍苍竹林寺》）；还有那群聪慧、善良、娇憨的农家女孩子：玉竹、玉秀、春儿、云儿……等等。

可是他却绝少谈及他自己以及家庭曾经遇到的苦难。我得知他在乡间担任民办教师达十余年之久，他们家曾被赶到离县城十分遥远的深山破庙之中，道路确实是非常坎坷的，但他似乎并不以此为意。“何必老记着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呢！”他说，“正因为从那条狭窄的路上走过来，我才懂得了人生，才接近了文学。”

于是，他颇为动情地向我谈起——

他们一家被迁到深山里去的那天，正值农历正月十五过大年。天上飞着大雪。汽车把他们一家人

和全部家当甩在一个山垭口，便各自开走了。那地方离他们要去的村寨还有几十里，四周是白茫茫一片，他们一家仿佛掉进了无边无际的深渊。想不到乡亲们竟踏着没膝的雪赶来了，来接他们……当晚，队长把他们一家人请去过过年。两张八仙桌拼起来，摆满了十几户人家送来的菜肴，还有酒……

文化大革命中，他第一次被批斗之后，怀着绝望的心情，迈着沉重的步子，从公社返回学校。他希望在路上不要遇见一个人。不料一位老大爷上前来拦住他，挽留他进屋去喝一碗茶。从瓦罐里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，老人双手捧着碗递给他，说：“老师，他们是在乱整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还年轻啊！……”第二天，他又被拉去公路上游斗，回学校时不敢再从老人家门前走过，怕他为他担忧，便从另一条小路走回寝室。谁知刚坐到床上，那老人家也走了进来……他从老人那里听到的，是好多好多的真情话，是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。

还有一位慈祥的老妈妈，他也永记不忘。在那最艰难的年月，苦日子折磨得人们的面容都走了形。那位孤老人来邀他，要他去她家“搭伙”。她那诚恳的态度，使他简直不能推却。此后，每天无论放学早迟，只要他一进屋，老人就马上从蒸锅里端出香喷喷的饭菜，然后守在一旁看着他吃，神情又怜爱又欣慰，如同对自家的儿子。可是老人自己呢，却总是说已经吃过了，又说她“吃长素”，不沾油荤，竟不曾与他这个文弱的“民办先生”同进过一餐……

他还谈了很多很多。

难道他果真有福，在逆境中尽碰上好人？或者是他有意将个人和家庭的苦难隐去，不愿向人提及？他曾经这样说：“那时候是很难，但是很多人都在坚韧地生活，就让人看到希望。我们那片乡土既贫瘠又富饶。父老乡亲们知我、疼我、养育我，使我领悟了生活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。天地既然如此博大，爱和恨就同样地深沉……”他把这些感受化为形象，融进他的小说里，甚至可以说，形成了他的作品的基础。

在石定的笔下，常常是一个极普通的山乡，几个很平凡的人物，但经他从容写来，便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幅淡雅的水墨风俗画，山美、水美、人美，人的心灵更美。重阳节几番风雨，山村的人和事也经历着种种变迁，人们在新的生活面前选择自己的归宿（《重阳》）；一条公路从王老汉家门前过，使僻远的一隅倏忽间发生了变化，人们的思想境界和社会关系也随之演变着，新生活的美好情景不仅撞进梦中，而且开始逐渐变成现实（《公路从门前过》）。青年们呢，象王老汉的儿子国平，《牧歌》中的谷雨和云儿，《水妖》里失踪的春儿和出走的火生，这一辈年轻人已不愿再过父辈们曾经忍受过的那种日子，不再安守本份，正执著地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。

石定极力注意把握时代的脉搏，努力反映生活向前发展的趋势。他总是把笔深深插入现实的土

壤，力图开掘得更深些，更远些。他描写眼前的一湾流水，却溯源于辽远的山溪峡谷，因而他的小说能显出一定的历史的厚度。他笔下的那些有过曲折坎坷经历的人物并不消沉颓唐，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如今的好境况是何等的来之不易，正应该珍惜。在艺术风格上，石定孜孜追求一种纯净、雅致、莹澈的意境，一种返璞归真的美。他的作品不雕饰，不做作，充满生活的实感和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，有一种天然灵动的韵致。

石定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。他写得很审慎，很迟缓。他不是那种下笔千言，写得很轻松的作者。他写作时的神情，简直可以用庄重、虔诚之类的词来形容。他总是悉心地斟酌字、句，好象要把每字每句都“打磨”“抛光”一遍，然后才落到纸上。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，石定的小说写得朴实自然，如同“从生活的源头‘流’出来的”。需知这“流”出，其实是极苦、极难、也极费神思与琢磨的啊！

《公路从门前过》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，石定对我说，他一方面很高兴，一方面则感到沉重的压力，或者说是一种责任感。因为前进着的生活逼使他必须作更多的深入，作更深刻的、广阔的思考，而且须有更加艰苦的写作实践，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有新的突破，接近一个思想和艺术的新的'高度。我祝愿他达到这个高度。

· 1984.7. 于花溪

目 录

序 文 蒙

水 妖 1

牧 歌 18

公路从门前过 35

苍苍竹林寺 53

秋天，在阳光下…… 72

画 眉 88

山青水长流 100

弯弯的水牛角 118

凌 冻 137

归 去 149

小 灾 星 161

人世的烟尘 174

重 阳 196

水 妖

春儿两天两夜没有回家，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。

在青崖坪这条小小的街子上，在刚刚收完苞谷，正可以借了悠长的白昼歇过一口气来，准备好好割一季稻子的这一片山间秋日的宁静中，突然发生一个女孩子失踪的事情，是要叫乡亲们非常惊吓的。岂止是惊吓呢，简直就象破“四旧”那年，一些年轻人去后面垭口拆了那座山王庙，而崖上竟滚下来一块大石头，打死了生产队的一条水牯，罗么公便叫喊着要大家赶快杀一只羊子去敬山王菩萨，说是不然神灵震怒，推山垮崖，一街的人都完了，于是就哄乱起来；又象刚把田土分下来做的时候，听说区里有人叫收回去，就连觉也睡不安稳，一时间想起过去的许多曲折，纷扰得不仅仅是哪一家人的事情……

不用说，青崖坪这地方是太偏僻，太闭塞了。

虽然有一条小街，有三十多户人家，却因落在深山崖谷里，且无商店货摊，所以从来不兴赶场，买煤油称盐巴也得翻过垭口，到公社所在地的小马庄去。公路也只通到那里，要在后面崖上才能隐约听见汽车的声音。而太阳月亮刚升起来的时候，那匹崖的巨大的阴影就落到街上人家灰黑的屋脊上，落到狭窄如一条小巷子的街面上，并且笼罩了崖下清浅的木莲溪和寂静的田塍。连那早晨屋顶上的炊烟，连那犁田人的歌，砍柴人的歌，以及夜里朦胧的灯火，也给人一种遥远的、古老而幽深的感觉。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日子既已如此平安，是再也经不起纷乱人事惊扰的了。

本来呢，那天下午，有人看见罗五叔从自家包产的稻田里回来，气冲冲黑着脸，一进屋就骂春儿跟人学野了，不知女孩子的羞耻，还打了她一扁担，于是便听见春儿哭。可是后来见她在屋后面菜园子坎下的溪边淘猪草，平平静静的，也不象有什么不好的打算。直到太阳落崖，放牛娃都吆着牛回家来吃晚饭，雀鸟飞回山林，暮色落在街子上，五婶慌慌张张从这一家出来，又走进那一家去，问看见春儿没有，才让人猜想恐怕还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但谁也不便追问。因为五叔的脾气，大家都是晓得的，他这个生产队长，顺心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好，若是不顺心，就象一条牯牛，发起火来认不得你是弟兄叔侄；而近几天，听说有人去公社杜书记那里告他的状，告他不为大家办事，他正找不到人出

气。五婶呢，人倒贤惠，可是向来太小心，不喜欢把家里的事告诉别人，那么你就不要过问了。只是到了半夜，看见五叔家还亮着灯，你不能不想到两个老人是如何地着急和愠气；而到第二天早上，果然没有看见春儿，大家就知道事情确实不好，并且深深地为之担心了。

是的，春儿是个很乖的女孩子，又温顺又勤快，而且心肠极好。有一次去崖上砍柴，看见有人在树林里安了网，放猎狗追一只小黄麂，就急得差点哭起来，拦住那人问：“你怎的，它惹你了？它咬你了？它吃它的草，它在林子里玩耍，你怎么要捉它？你这人有没有良心？”那人就唤住狗，笑笑说：“春儿你是观音，恶人见了你也不敢生气。”然后收起空网下崖去了；而春儿就喊他：“打山匠，打山匠，我摘枝花来送你！”……这孩子是很逗人喜欢的。

往常大清早，她就起来开了堂屋门，拿了木梳坐在屋檐下梳头，梳她那乌云似的长发，一边朝街口那面的田塍张望，朝曙色迷濛的崖谷张望，目光静静的，怯怯的，好象老是在想着一个叫她放不下的梦。而后似乎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、立刻就應該去做的事情，或者是忙着要去做很多事情，急切地朝着静悄悄的街子上喊她的伙伴：“秋英，秋英，你睡死了？快起来，起来做活路！”接着把梳好的辫子盘在头上，进屋去系上一匹蓝布小围腰，挑了水桶穿过街子，到崖脚溪边的井台去打水。她把水挑

回来的时候，脸子红扑扑的，眼睛黑黑有光，脚步轻轻快快；而水面就有一点作为装饰的东西，或是一枝新鲜的野花，或是几片绿玉似的树叶，或是一株奇异的小草，是她自己从崖边水边采来的，作这一个美丽清晨的纪念。那花草绿叶，因为她喜欢，也就全象她人那样纯洁可爱，不能用别的什么来比了。你猜不到她在想些什么，也说不准她是从哪一个时候起就每天必先做完这一件事，然后才愉快地去做别的活路：或踏着露水到坡上去给牛割草，或于晨曦中赤着脚挑粪下田去泼秧子，或在曝太阳下去崖上背柴，在地坝里用连枷打毛豆，在屋檐下拿小挖刀剥捂烂的黑色桐果；和父母乡亲一起在田地上播种，耕耘，收割，接受风日雨雪的磨练，同时接受生活分配给她的一份责任，和一份年轻人的梦。人若问她：“春儿，春儿，你早早的起来，是不是听见有人喊你？”她想一下，然后就似乎真把什么事情隐隐约约想起来，笑一笑，脸有些红，抬起黑黑的大眼睛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可不是你说的人在喊我……”那么是什么在喊呢？也许她想说，是花在喊她，是树在喊她，是一片绿色的草叶在喊她；还有月亮和星星，太阳和云彩，以及山林、河谷、溪流、田地，一滴闪亮的露水，一声布谷鸟的啼鸣，都去到她的梦里，打动她小小的心，把她惊醒过来……但或许这一切都不是她要说的，因为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见，而只是自己在编织一个美好的梦，且为这个梦多了一份心思，多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

孩子常有的那一种天真热情，抑或还有无端的愁烦
.....

而现在她失踪了。

天气依然晴得好。日头爬上崖顶，淡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山谷和溪流。田垌里浮着薄薄雾气，浮着快要黄熟的稻谷的清香气。街子上是宁静的，各人做各人的事，或推磨，或喂猪，或找地方铺了晒席，把剥了壳的新包谷背去晒，把隔年陈谷子背去晒……然而各自心里都很不安。五婶终于请人到各处亲戚家去找过春儿；大家也帮着找，几乎每一座山林，每一道崖谷，每一条溪涧，凡是春儿可能去的地方，甚至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，都找遍了，仍旧不见她的下落。五婶又哭又骂，要五叔赔她的女儿，说如果春儿有个三长两短，就要拿老命和他拚了。五叔呢，这一回的情形实在有些狼狈，开头还做出很凶的样子，瞪着牛眼睛说：“她敢乱跑，老子就打断她的脚杆！”而后便把责任推到五婶身上，说对姑娘的管教，本应该是当娘的事情。还青筋暴跳地乱骂：“吃饱了哇，胀坏了哇，一天三个两个的裹起，这也不满意，那也不满意，还要告状！哼，‘文化大革命’老子都不怕，还怕你告？我看你几爷妈要上天！……”也不知骂的是谁，那么就各自站开一点。但结果是他自家连门也不出了，好象一街的人都同他作对，好象春儿的失踪是一件很叫他丢脸的事情。可是到了下午，有人看见他从后门出来，独自沿溪走到崖谷里去，然后倒回来，坐在小石桥旁

边那座破碾房下面，呆呆地望着溪面出神，而后就挽起裤子走下水去。那人问道：“五叔，五叔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在找春儿？”他连忙爬上岸来，吼叫说：“我不找，我也不要你管，我叫鬼把她牵回去！”

这个话他后来又说了一次，但是被罗么公顶回去了。

罗么公是拄着他那根铜斗斗的大烟杆，专程到街上来过问这件事的。他是这一方人的老辈子，住在后面墙里，隔溪便可望见他家那一座竹树荫蔽的小小院落。早先他教过私塾，当过风水先生，也种田，也会草医，如今儿孙满堂，生活富裕，就在家过安闲日子，把些藏了多年的霉陈烂古的《弟子规》

《女儿经》翻出来教训后人，是极讲规矩的。他慢慢地过了小桥，踏着窄窄的石板路走上街来，苍老得象一棵皱皮枯瘦的老山参，而神色异常地严肃。在五叔家撩起青布长衫落座之后，简单问了几句，似乎就完全明白了，捋着白胡子说：“老五，找呢，还是应该找，横顺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我想她总会回来……实在说，我早就晓得恐怕要出一点事。上个月十六的晚上，月亮很好。我从碾房过路，远远就看见老祖们说过的那个东西，开始象一朵莲花浮在水面上，后来变成一个女子，白衣白裙……我当然不怕，活到七十几岁，什么善恶因果都见过了。可是年轻人呢，一个个的心都是花的，你就拿不稳。不过要说事情一定该出在春儿身上，也不见得，因为

并不是她自己本来就on不好。譬如说火生那个鬼崽崽，先就不是个正经东西！”……

这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木莲溪碾房那边是不是有妖怪，春儿是不是被妖怪迷住了，暂且不去管它，而火生的责任，是非追究不可的。因为那天五叔在稻田里放水，正是听秋英家二嫂说，火生悄悄对她讲过，他看见有一个人晚上在碾房下面抹汗，月光下现出白生生的身子，白生生的一对小奶子，料不到竟是春儿；于是五叔气得发昏，跑回家去打了春儿一扁担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，居然跑到河沟去洗澡，把身子让一个男子看见，这怎么得了。这不是被鬼牵了么！……当然，谁也不相信那是春儿，春儿是不会做那种事的，春儿是规规矩矩的姑娘，天一黑就呆在屋里，从来不乱跑，从来不在人多的场合嬉笑撒野。那么就一定是火生造谣！

在青崖坪，火生是个出了名的晃晃客，罗么公骂他“有娘养无娘教”，是最无出息的。父母死得早，他跟着哥嫂长大，也读过几年书，也学过木匠篾匠，但都没有成器。过去集体做活路，要数他最扯皮撞拐，好象满肚子的怨气出不完。包产到户的头两年还比较老实，后来就又不安守本分了。季节上的活路一完，就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鬼混。他哥不阻拦他，你也就管他不着，是匹无笼头的野马。据他自己讲呢，是在城里搭班子当灰工。但有人说他是和一些人跑生意，重庆广州都去过；还说他赌